深圳画院执行院长徐章：

以“签约”推动体制改革　凝聚深圳美术力量

■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对于深圳画院来说，201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广东省第十二届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中国梦·深圳情——深圳优秀美术作品展”等一系列重要美术活动集中在深圳举办，深圳画院在其中的组织协调、征集作品、评审推荐、策划展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深圳画院还围绕自身学术定位和重点创作任务，组织院内艺术家开展了学习交流、参观采风、理论研究、学术研讨等一系列活动。不仅举办了“院展”，还首次启动“本土艺术家创作展系列”，并积极撰写理论文章，不断推出创作研究成果。这一系列的成就，与深圳画院签约艺术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这些签约艺术家丰富了深圳画院的整体面貌，提升了深圳画院的整体实力，使深圳画院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迈出了坚实步伐。日前，记者采访了深圳画院执行院长徐章，请他介绍了深圳画院的“签约制”经验。

美术文化周刊：深圳画院的签约艺术家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已签约多少艺术家？

徐章：这一制度最早实施于2012年。当年9月，我们与深圳本土23位具有突出艺术成就，且在深圳国、油、版、雕4个艺术门类中发挥代表作用的艺术家进行了签约，首次签约时间为两年。在这两年里，签约艺术家可以和画院在职画家共同享受画院的艺术资源，一起外出采风，一起参与画院课题研究等。2014年10月，我们又增签了2位艺术家。目前，这些艺术家与画院在职画家已共同组成了一支40余人的深圳美术专业创作队伍。

美术文化周刊：签约制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实施的初衷是什么？

徐章：深圳的美术事业和美术人才队伍经过30余年的积累，已有长足进步，业已颇具规模，他们凤栖于深圳的文化、教育、专业艺术机构中，作品亦屡屡在省内、国内获奖。但由于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造成深圳美术界虽卧虎藏龙，却未形成合力的生态环境，深圳整体的艺术力量仍不为外界所认识。深圳画院签约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散兵游勇的状态，将深圳的美术精英集结起来，优势互补、偕同发展，让更多体制外画家享受到深圳的美术资源，在全国美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整体形象。

从目前来开，签约制度对于推动深圳美术事业的较快发展和整体创作水平的迅速提高，为深圳参加国内重要美术展览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组织保障，为打造深圳美术的“国家队”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术文化周刊：艺术家签约后，画院会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支持和帮助？

徐章：一是为艺术家搭建交流平台。通过各种会议，使艺术家们了解国内美术发展形势和各级文化机构对美术工作的要求，使他们的创作活动更加贴近现实、符合实际。同时，组织艺术家外出参观、考察、学习、采风等，增进彼此间的交流。两年多来，画院不仅组织了签约艺术家前往山东、福建、香港、惠州等地进行创作，还组织他们赴香港、山东等地参观展览、考察艺术空间。同时，画院还把签约艺术家的创作纳入“院展”范畴，使得“院展”真正成为深圳美术集体亮相的舞台。每逢大展，也必会召开由在职画家和签约艺术家共同参加的作品看稿交流会，对作品初稿进行现场观摩、交流点评，提高作品的参展质量，促进专业交流。

二是为艺术家提供学术支持，围绕画院的各种创作活动，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媒体宣传，帮助艺术家们梳理创作理念、总结创作成果。

三是为艺术家拓宽展示空间。我们利用画院的资源优势，多方为签约艺术家搭建成果展示平台。除“院展”外，还为签约艺术家举办作品展、艺术沙龙和经验分享会等。同时，我们还联系媒体宣传艺术家和他们的最新创作成果，并利用画院网站、院刊《通讯》等自媒体加大宣传力度；今年下半年，画院还将建立“艺术家工作室制度”，一方面在院刊《通讯》内增加“艺术家工作室”栏目，立体反映艺术家们的思想、观点、创作和生活，另一方面对成熟的工作室进行挂牌，使其成为画院机构的辅助部分，更紧密的凝聚队伍、留住人才、增强实力，扩大艺术家和画院的双重影响力。

美术文化周刊：签约制度实施两年多来，取得了哪些成果？

徐章：经过两年多来的实践，深圳画院的这支创作队伍在国内展览中开始频频崭露头角，签约艺术家制度对深圳美术创作的推动作用也正在逐步显现。如在2013年文化部举办的“第十届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中，深圳入选作品占广东省入选作品的半壁江山，其中深圳画院在职和签约艺术家作品又占全市入选作品的2/3；在2014年“国庆65周年广东省美展”中，深圳画院18位在职和签约画家的作品获“优秀奖”或入选展览；在近期举办的“中国梦·深圳情——深圳市优秀美术作品展”中，画院32位在职和签约画家的作品全部入选。尤其是在去年的“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深圳军团共有54件作品入选，其中17件作品出自深圳画院，令业界刮目相看。

这些成果都说明，我们实施的签约制度是成功的，目标是明确的，做法是得当的，效果是明显的，这一制度使画院真正成为凝聚深圳美术队伍的力量。

美术文化周刊：这些签约艺术家为深圳画院带来了哪些改变？

徐章：由于人员编制有限，加之自然减员，目前深圳画院只有6位专职画家，而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在体制内增加编制，签约艺术家制度极大地缓解了深圳画院创作力量不足的问题。两年来的实践表明，签约制度的推出，迅速扩大了画院的专业队伍，提高了画院的整体水平，有效激活了画院的创作、研究和工作机制，让更多艺术家享受到画院的艺术资源，并共同参与到画院学术课题的创作研究当中，以“养项目代替养人头”的方式较好解决了画院专业力量不足等问题，亦在学术上营造了更加开放多元的学术环境。由此，画院也不再仅仅是服务于几个在职画家，而是为全深圳的艺术精英提供有效服务。

可以说，签约制度对于团结深圳本土优秀美术人才，补充深圳画院专业队伍，推进画院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等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该制度取得的成功，目前深圳画院正在准备进一步推出特聘研究员制度，主要对象是从事视觉艺术理论研究的国内外专业人士。这一制度将鼓励更多的院外研究人员参与到画院的学术课题研究中来，增强画院的学术力量。

创作笔谈

吕梁写生手记

■ 谢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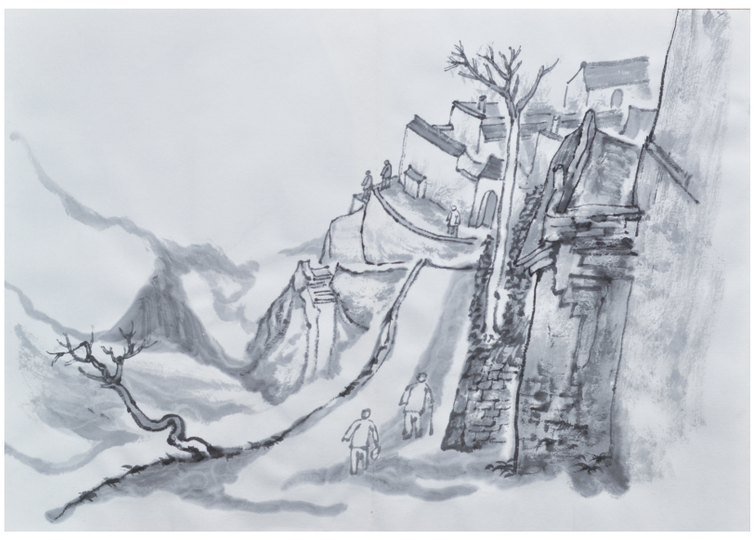
今年春天，我带着进修生又去了吕梁柳林一带写生。柳林地处黄河东岸，与陕北隔河相望，是陕北通往山西的重要通道，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那些保持完好的古老村落。近几年我对民居很有兴趣，看了很多，也画了很多，但最为欣赏的还是柳林这一带。土墙头，高粱秆，破门楼，榆木门……如同我童年生活的故乡，感觉亲切，同时还带着淡淡的伤感，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柳林王家沟有一个叫南洼的小村庄，去年冬天我曾在那里拍过雪景。那是我见过的最为精彩的雪景，每次回想起来，都令人魂牵梦绕。一到那里，我相机的快门就像机关枪一样响个不停，同行的朋友们也都惊呆了，用“天人合一”来形容当时的感觉也不为过。南洼山不高，村庄也不大，但位置隐蔽，没有当地人的引领很难发现，村民世代耕作，生生不息，几百年来留下的民居风采依旧。南洼吸引我的不仅仅是民居，其幽雅的环境与附近的村庄也大有不同，我能在这里连住20多天都不想走，就说明这村庄非同一般。

在南洼的日子里，有时候半天也画不出一张，只是静静地望着村子，好像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有时觉得自己是个老中医，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治自己的“病”。这个年代的画，能够让人记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跑这么远来，就是想守住自己的本分，画出些与众不同的作品，把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并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观者。

到吕梁去多了，没有了外乡人的感觉，觉得这就是我的大后方，根也扎在了这里，心里觉得空了就来住上一阵子，还结识了当地很多的好兄弟，大家生活习惯相似，血脉相通，更何况自己的祖上还是从大槐树下迁走的，所以更像是回到了自己家。

记得受张艺谋电影《黄土地》的影响，我1986年第一次来到吕梁，那时还是25岁的小伙，岁月如梭，如今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这20多年里，不知来了多少次，这些年的作品也一直都有吕梁的影子。从工笔重彩《绿源》到近期的水墨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吕梁山为创作源泉。世道在变，人也在变，但我对吕梁的乡情却一直没有改变。过去看吕梁看的是厚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了吕梁更多的美，同时内心也积聚了更为复杂的情感。情感是作品的生命，没有情感的作品如同废纸。吕梁山里的老村子就最能触发这种情感，能让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人们产生共鸣。石碾、石磨、镰刀、箩筐，这些都见证了先人们的劳动智慧，引起我们无限的想象，传达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信息。什么是历史？这就是最直观的历史。



李家山（写生）　谢永增

在吕梁的日子是愉快的，远离都市，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吃着可口的农家饭，回归田园生活，更接近我的本性，好不怡然自得。更重要的是放慢了脚步，能静下心来思考。在南洼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要写点日记，慢慢体会自己内心的变化。人需要过慢生活，好的作品也要慢慢打造。这和老乡家里蒸馒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火不能急，急了面就被蒸死了，火候不够也不行，否则蒸出来的馒头不熟。创作也需要掌握好内心的情感，情感不够，作品就缺少人情味，情感太过强烈，就不容易控制好自己的心和手。记得我在南洼写生时，天下着小雨，我打着伞画，没有风声，也没有汽车声，只有雨落在伞上的声音和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一切都静极了。心静了，单纯了，也就离出好作品不远了。

（作者为北京画院画家）

在打盹的油漆工（油画）　崔小冬

这样的油画院

■ 潘鸿海

中国艺术界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体——杭州油画院在各方的关怀和支持下正式恢复成立了。

杭州油画院隶属于杭州画院，今年恰逢杭州画院建院30周年，杭州油画院的成立也为杭州画院“而立之庆”献上了一份厚礼。都说中国油画是舶来品，就像对西方来说，中国瓷器曾经是他们的舶来品一样，但无可否认中国瓷器的地位在今天已远非古时所拥有的辉煌，如今，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精美瓷器比比皆是，甚至许多都强于中国。反之油画也一样，架上绘画在西方已经日渐没落，但中国油画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已把它融入了我们的民族和生活，油画已成为中国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充满生命力。

油画在中国方兴未艾，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最好的发展时机。

杭州自古人杰地灵，这一方丰沃的水土，不但养育了无数的文人巨擘，也聚集了如林风眠、吴大羽、莫朴、黎冰鸿、倪贻德、肖峰、全山石等油画精英，让当代中国油画的文脉得以有序地在杭城绵延伸展。作为中国艺术摇篮的中国美术学院的所在地，杭州从来就不缺乏学术的传承和创新，也不缺乏大师和名作。这里有着艺术观念的不断变革、更新，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自由，艺术面貌丰富、多彩，艺术流派层出不穷……

如今，有那么些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基于写实的范畴，在尊重传统、吸收当下、融汇中西的语境中，主动追求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与创新性，坚守着属于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信念。这些艺术家以不同的风格、个性，探索对本土情感体验的独特表达，呼唤“象之大者”的诗性语言。他们的作品明显地超越了对具体物象的技术性描摹，从而更重视表达内心体验、心灵和情绪的感受。宽泛的理念，新颖的思想，娴熟的技巧，使他们拥有着自己不为外界左右的价值观，他们清晰的精神诉求和品格呈现，具有一种江南独特的隽秀和沉稳。这一群体的艺术家们已经赢得了来自国内外关注的目光和赞誉的声音。

杭州油画院正是聚集了这样一些中坚力量，以政府挂牌的形式推出。这样的油画院在全国来说也不多见。杭州油画院就是一个“家”的概念，今后，大家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可以研究学术，抱团取暖，在创作上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另外，杭州油画院也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要始终坚持学术性，弘扬艺术创新的主张，打响自己的写实品牌，使杭州的油画艺术能够兴旺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同时，杭州油画院也要秉承公益性、群众性，真正为老百姓做些油画方面喜闻乐见的事。因为艺术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需要了解大众的喜好，需要与百姓互动。只有全民的审美水平提高了，普通百姓都能欣赏和读懂作品，艺术的魅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和永恒。所以杭州的油画要有底气，显朝气；接地气，聚人气；树正气，扬名气。

相信杭州的油画家们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作者为杭州油画院院长，“杭州油画院启动仪式暨首届作品展”日前举办，本文系展览前言，题为编者所加。）

画院动态

广州画院“北上”写生创作展举办

本报讯　日前，由广州市文广新局、广州画院主办的“北上——广州画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写生、创作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共展出方土、叶献民、郑阿湃、涂国喜、薛军等30多位广东画院在职及合约画家的250余件作品。

据了解，为了成功举办此次展览，今年5月9日至23日，广州画院院长方土、副院长叶献民带领20多位画家组成三支队伍，分赴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进行了历时15天的采风写生。5月20日，队伍在延安聚集，画家们在延安枣园、杨家岭革命旧址、宝塔山、清凉山等革命圣地，以及延川梁家河村参观，并为村里群众画像。“此次采风活动以重温革命历史为主要侧重点，不断挖掘革命人的精神内涵，对于画家而言也是一次精神洗礼，参与活动的画家们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美术作品。”方土说。

（高素娜）

远眺宝塔（国画）37×48厘米　方土

“岭南风范”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

本报讯　7月15日，“岭南风范——静观闲赏·当代岭南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共展出杨之光、尚涛、林丰俗、杜应强等30多位岭南艺术家的小品、条屏和长卷代表作。

传统中国画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元，其中小品、条屏和长卷以其历史悠久、题材多样、构思精妙、意蕴深厚而广受欢迎，不仅成为历代文人寄兴遣怀的艺术手段，也成为雅士墨客闲暇之余的欣赏把玩之物。当代岭南画坛，花鸟、山水、人物各家在自身的艺术实践中，亦不断推进小品、条屏和长卷创作，从中体现出艺术家在大创作之余的一种个性化的审美意趣和艺术追求。此次展览旨在构筑一片闲逸之境，让观者漫步其中，与画家一起感悟自然之美、生命之意，更好地解读当代岭南中国画家灵动的创作思维、雅逸的生活意趣和个性化的艺术哲学。

（亦言）

卷水听云册（国画）　34×34厘米×2　1990年　林墉